

巴金



创作艺术探究

刘福泉 王新玲 著



巴金创作艺术探究

刘福泉 王新玲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金创作艺术探究/刘福泉,王新玲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9
(巴金研究丛书)
ISBN 978-7-309-14595-3

I. ①巴… II. ①刘…②王… III. ①巴金(1904-2005)-文学创作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00102 号

巴金创作艺术探究

刘福泉 王新玲 著
责任编辑/王汝娟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4.25 字数 195 千

201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4595-3/I·1186

定价: 7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介绍

刘福泉，1965年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1986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影视艺术研究，先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电视》《南方文坛》《电影评介》《长城》《文艺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六十余篇，主持省级项目两项。

王新玲，1966年出生于河北省清苑县，1985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保定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语文教学研究，先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语文建设》《河北大学学报》《美与时代》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巴金创作艺术探究

巴金研究丛书

策划：巴金故居 巴金研究会

顾问：李小林

主编：陈思和 周立民

编委：孙 晶 李 辉 李存光 李国焯
陈子善 陈思和 周立民 臧建民

巴金研究丛书

巴金故居
巴金研究会 策划

- | | |
|--------------|-------------|
| 巴金研究论稿 | 陈思和 李 辉 |
| 巴金论 | 汪应果 |
| 青年巴金及其文学视界 | 艾晓明 |
| 巴金《随想录》研究 | 胡景敏 |
| 巴金《随想录》论稿 | 周立民 |
| 巴金论集 | 坂井洋史 |
| 巴金小说的生命体系 | 张民权 |
| 巴金与现代出版 | 孙 晶 |
| 巴金与《收获》研究 | 蔡兴水 |
| 万金集——来自巴金的家书 | 马小弥 |
| 巴金创作综论新编 | 辜也平 |
| 青青者忆 | 杨 苡 |
| 永远的巴金 | 陆正伟 |
| 巴金与日本作家 | 陈喜儒 |
| 巴金与安那其主义 | 樋口进 |
| 巴金小说形式研究 | 田悦芳 |
| 翻译家巴金研究 | 向洪全 |
| 巴金研究回眸 | 李存光 |
| 黑暗之光：巴金的世纪守望 | 山口守 |
| 《寒夜》研究资料选编 | 周立民 李秀芳 朱银宇 |
| 巴金创作艺术探究 | 刘福泉 王新玲 |

目 录

上编 巴金散文创作艺术论

第一章	巴金散文创作综论	3
第二章	巴金散文风格的形成及发展	12
第三章	巴金散文的美学内涵	27
第四章	巴金散文的无技巧理论	38
第五章	巴金散文的修辞艺术	50
第六章	巴金忏悔意识的流变	60
第七章	反思历史 拒绝悲剧重演	68
第八章	寻找与现实对话的最佳途径 ——《随想录》的开头艺术	76
第九章	让别人也认识这些纯洁的心灵 ——巴金怀念亲友的散文	87
第十章	人生的控诉派 ——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的巴金、靳以、缪崇群、 陆蠡、丽尼的散文创作	99
第十一章	巴金早期散文的意象特色	112

下编 巴金小说创作艺术探究

第一章	掘墓人·守墓人·墓中人·殉葬品 ——《家》人物形象系列	121
第二章	觉慧出走之后	130
第三章	从《家·春·秋》的数理分析看传统文化对巴金创作的影响	142
第四章	在接受中走向经典 ——巴金《家》的接受史研究	155
第五章	激流:穿越时光的隧道 ——谈《家·春·秋》的影视改编	164
第六章	回归与开掘 ——谈新世纪《家》的戏曲改编	177
第七章	《寒夜》:性别期待的错位导致的悲剧	184
第八章	小说的留白:影视改编的增长点 ——《寒夜》的影视改编	189
第九章	灵魂堕落过程的写照 ——评巴金中篇小说《憩园》	198
第十章	《春天里的秋天》第一人称的叙述策略	204
第十一章	革命:穿越历史的迷雾	211
后记	215
参考书目	219

上 编

巴金散文创作艺术论

巴金自己常将卢梭称为 18 世纪世界的良心，将托尔斯泰称为 19 世纪世界的良心。那么，在中国，20 世纪的上半期，中国的良心无疑是鲁迅，下半期也只能是巴金了。整个 20 世纪文学史中，也只有他们二人道德操守能当此称。这颗良心是巴金所有作品的底色，而在散文中体现得尤为透明。

巴金是一个具有博大爱心、真诚热情的人。他把自己看成世界的一分子，他愿意以最直接的方式为这个世界奉献自己的一切，他早年乃至一生的理想是要做一个像他所崇敬的那些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家或革命理论家那样的人，如赫尔岑、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妮格念尔等。但他性格中柔弱的一面，使他缺少了革命者所必需的果敢、坚强甚至狠毒。强烈的革命激情与敏感柔弱的性格，使他只能做一个口头革命家。纵观巴金的革命活动，除了在成都时参加过革命团体散发传单，以及在法国参加过世界无政府主义组织营救萨珂、凡宰特的活动，他更多的是从事无政府主义宣传与著作的翻译工作，并未实际地参加过具体的革命活动，即使是几下泉州、广东，当时他的无政府主义朋友们正在从事在中国

的最后的无政府主义的实践：组织工会、民团、妇女会、学校，实行对平民的义务教育等，巴金也只是对他的这些朋友们表示出崇高的敬意，并未参加到任何实际活动中去。他的这些做法曾遭到一些无政府主义朋友的反对，他也认为自己还称不上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话，早就去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了。巴金所崇敬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用文艺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于是写作成为他从事革命工作的一种代偿性行为，把文学作为攻击黑暗的武器，追求光明的呼号，作为对那些仍在从事革命工作的朋友们精神上的慰藉。内敛的性格使他的革命激情贮于胸中，就像是火山内部的岩浆，不善言辞的他，拿起了笔，就像是火山找到了喷发口，他那改造世界的热情，对于人间的博大的爱，理想的受挫与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激愤便从他的笔尖奔涌而出。无政府主义者看待文艺纯粹是从社会功利的角度而不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对于追求纯艺术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对于形式主义的技巧的玩弄，他们认为那是贵族化的玩意而对之投以轻蔑的一瞥。克鲁泡特金说过“一枚爆裂弹，胜过十万卷书”，他也承认艺术能带来最高的快乐与享受，也并不是不懂得艺术的美和魅力，只是觉得自己现在还无权去享受：“在我的周围，我只看见贫困，只看见争一片发霉的面包之奋斗，这时候我还有什么权利来享受这些最高的快乐呢？为了使我得以生活在这高雅的情绪世界中，我底一切费用都必然从那般生产了麦子而自己底小孩却不能够饱腹的人底口里夺来的。”^①巴金所崇敬的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前辈们对于他的文艺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艺术算得什么？假若它不能够给多数人带来光明，假若它不能够打击黑暗，整个庞贝城都会被埋在地下，难道将来不会有一把火烧毁艺术的宝藏巴黎的鲁佛尔宫？假若人们把艺术永远跟多数人隔离，象现在的遗老遗少们鉴赏古董那样，谁又能保得住在大愤怒爆发的时候，一切艺术的宝藏还会保存它们骄傲的地位？”^②这也是巴金一生对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的认识，为此他有明确的取舍：“艺术是长

① 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巴金译文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238页。

② 巴金《电椅序》，《巴金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94—295页。

久的。我却认为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那个东西迷住了我,为了它我甘愿舍弃艺术。”^①这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就是他的无政府信仰及为实现这个信仰而去从事具体的革命活动。巴金的这种矛盾也正是他的一种独特的存在。这使我想起了巴金的同乡——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天生的一个诗人偏偏一生以政治家自许,却又缺乏政治家所必备的素质,无奈只能在文学中发泄政治上的失意与胸中的郁闷,却因此成就了千秋伟业。巴金与李白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也是相通的,所不同的是李白性格外露而爱张扬,巴金性格内敛而喜欢沉静。政治上的失败造就了文学上的成功,一时的政治上的失意造就了永恒的文学上的成就。历史上也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本来很有文学天赋的作家,因热衷于政治权力的角逐,而使文学才华逐步衰退,最后导致江郎才尽的悲剧出现,如宋代的晏殊和现代的郭沫若。巴金崇尚革命,但不热衷于权势的角逐,他没有“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却种瓜得豆,凭着他自己并不满意的文学成就而在晚年取得了政治上的高位——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所以巴金从来没有看重这一切,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官”。巴金崇尚革命,但没有把自己看成国家机器的一颗螺丝钉,而始终以自己独立的自主意识,对自己对社会现实保持清醒的认识,巴金的独特之处正在于此。“我向往革命,而不能抛弃个人主义,我盼变革早日到来,而自己又不去参加变革。”^②巴金虽然以一个著名作家而名于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及满腔热情都献给了文学事业,但他内心深处的希望绝非如此。他走上文学道路从事写作的动机不是要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几部名著。文学只不过是他在有感而发、不吐不快、借以释放那像火山一样的激情的方式。文学的功利目的使他根本考虑不到要去创造什么精美的结构或者用什么典雅语言文字创造含蓄的意境,只能用不加修饰的平铺直叙来直抒胸臆。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讲,不能不说由于强烈的热情灼伤了文学性,却能够使人在字里行间感悟到一个文弱书生改造世界的博大的胸襟与气魄,被他的

① 巴金《电椅序》,《巴金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94页。

② 巴金《谈〈新生〉及其它》,《巴金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331—332页。

热情所吸引所感染,不能自己地卷入作者激情的波涛,只是在读过之后,如果进行冷静分析判断,会注意到他的散文在布局谋篇和文字运用上有着不够精致之处。即使是晚年的《随想录》,热情依旧,坦诚依旧,在饱经政治斗争的摧残之后,那心灵中浓厚的阴影投射到文章中,让人体会到心灵的痛苦的痉挛。

巴金是一个在精神上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并且努力拥有有人格的纯洁与崇高,并以此作为衡量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准。所以在“文革”过后,许多人忙于控诉“四人帮”的罪行,并在处心积虑地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曾经遭受过的迫害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夸耀自己如何跟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往自己脸上贴金,巴金却开始了他的反思,并在精神上开始了逐步的全面的觉醒。这在那个人们忙于歌颂新的伟大胜利的时代,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氛围中显得多么不合时宜,他让“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感觉不舒服,同时也让那些“文革”的后得利益者不得不在他的文章面前重新审视自己的灵魂及在“文革”中的丑恶的表演,自然他们也会感到不舒服,四面八方的“干扰”更使巴金意识到了他的反思的意义。在长期的残酷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下,人们普遍患了心灵冷漠症,具体表现为缺乏热情,缺乏正义感,缺乏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久而久之,在是非面前也就丧失了应有的道德操守。尽管巴金比这些人更有资格自认清白,但他却为自己在“文革”中甚至在“文革”前的表现感到羞愧。那时他违背了自己说真话的一贯主张,说了那么多假话,他为自己那些违心的假话感到害羞,他一再自虐性地主张要说真话,是对自己的不原谅。虽然当时的人们大多把自己的过失推给了时代,但巴金却把忏悔的十字架背在自己已经衰老的肩上。“他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圣西门式的热情,同时还一定程度地拥有卢梭式的正义感,克鲁泡特金式的想象力,雪莱式的纯洁,托尔斯泰式的善良与高贵。敢于拥有这些品性中的任何一种,在中国都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巴金却同时拥有这一切,堪称奇人了。也许有人要批评巴金没有在实践中坚守这一切。巴金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羞愧不已,一个人的羞愧感,不足以补偿他在道德实践上的缺憾,然而巴金式的羞愧除外。需知五千年来,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文学家还是

道德家，怀着有负于世、有负于己的羞耻感告别这个世界的，实在千年难得一见。单就 20 世纪而言，那么多犯有过错或罪恶的人，有谁能怀着诚惶诚恐的忏悔心和愧疚感担当过一丝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著作等身的人要说出他的羞愧与耻辱，这需要多么高贵的精神追求和多么坚强的心理力量。”^①

巴金的小说成就光芒太盛，使他成为按传统的文学史的排列次序——鲁郭茅、巴老曹中所谓的进步作家，这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称谓。要想了解他独特的人生道路人生信仰，他丰富多彩的生命历程与心灵世界，是非读他的散文不可的。通过他的散文，才能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他探索人生的轨迹——对于绝望的顽强反抗，对于光明的执着追求。他像高尔基笔下的勇士丹柯那样：

我写作，也不是为了自己。若干年前我决定继续走文学道路的时候，我曾在我的心灵的祭坛立下这样的誓言：要作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笔还捏在我的手里，红灯还亮在我的前面，……我仍然要向着红灯前进。

红灯是什么？不就是高尔基的《草原故事》中勇士丹柯那颗燃烧的心？！我永远不会忘记高尔基的名言：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②

挖出自己的心照亮那在黑暗中并不太清晰不太明确的人生之路，“使自己的心和万人的心接触，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中感受到的一点温暖，见到的一点光明，分给那些需要他们的人。我们纵使不能点一盏灯给那些迷路者指点前途，却不妨在山道上放一缸水、一把瓢，让那般口渴的行路人歇歇脚，饮口凉水，再往前走”。^③ 巴金不像鲁迅那样是青年人的导师，他是把自己的一颗赤诚的心交给读者，与读者一起来探索前进的路，直到他不能再提笔写作，仍然以自己的行为来昭示人生之路该如何走，他无私的胸怀令卑鄙者汗颜。他燃烧自己鼓励众人追求光明，把心交给读者的坦诚使他成为了读者的朋友，他自己探索更鼓励

① 摩罗《孤独的巴金》，选自刘慧英编著《巴金：从炼狱中走来》，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第214页。

② 巴金《〈巴金论创作〉序》，《巴金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52页。

③ 巴金《致沈从文》，《巴金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93页。

读者与自己一起探索，“我拿起笔写小说，只是为了探索，只是在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说拯救自己倒是真话。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里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我没有走上绝路，倒因为我找到了纸和笔、让我的痛苦化成一行一行的字，我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我几十年探索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也用不着因为没有给读者指出一条明确的路感到遗憾了”。^①

他有自己的理想世界，但这种理想如何去实现，他不知道，一生都在探索：

光明，这就是我这许多年来在暗夜里所呼号的目标，它带着一幅美丽的图画在前面引诱我。^②

我已经找了一个消磨热情的东西，那就是心的激斗，那是矛盾，我努力来消除那矛盾，我在心里整天地争斗着，然而结果矛盾依然原样地存在。这可以说是自己在熬煎自己。……我仿佛是一只折了翅膀的老鹰，我不能够再在广阔的天空里飞翔了。我的绝望只有我自己知道。^③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往往使他陷入一种绝望的境地，时常流露出把握不住人生前进方向的痛苦，一方面执着坚强，一方面又敏感脆弱。他的许多散文是这种反抗绝望的真实写照，正因为他的这种反抗绝望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往往使他能够从盲从中解脱出来，成为时代的先觉者。

纵观人类的文明进程，无论是哪个时代的先觉者，均难以得到同时代人的理解与沟通，他们把与人交流的渴望寄托在作品里，尤其是散文里。随着对巴金散文研究的深入，时代思想的解放，一个真实的巴金越来越清晰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他是一个文学大师，也是一个普通人，如果说他与普通人尚有不同

① 巴金《再谈探索》，《探索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37页。

② 巴金《写作生活的回顾》，《巴金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555页。

③ 巴金《片断的纪录》，《巴金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440页。